



雙城記 何冀平

### 林風眠醬油

8月12日是中國的莫奈(實在比莫奈更好)大畫家林風眠去世30年。那一份孤獨的靈魂,沉鬱的浪漫,我們只能從他遺留的畫作中感受了。

晚年的畫家,獨居在上海南昌路一間簡陋的小房子裏,妻女都去了法國,他獨自一人幾乎與外間隔絕。偶爾會有極好的朋友去探望他,他會做一味拿手菜「菜乾燒肉」,食者無不讚好,原來其中的關鍵,用的是他自己製造的私家醬油。電影明星王丹鳳的先生柳何青吃過之後,記住了這個味道。大元帥葉劍英年輕時與林風眠同在法國,在他的關照下,批准78歲的林風眠出境。他先去外國探視法國籍的妻女,後來決定在香港定居,他的心願是,找一個可以安心作畫的地方。

林風眠孤身一人,住在九龍中國國貨公司樓上,後來可能是有了些積蓄,搬到太古。他不停歇的畫,要把自己親手燒毀的2,000多幅畫作再畫回來。這時期王丹鳳和柳何青夫婦也來到香港,開了素菜館功德林,柳先生念念不忘林風眠醬油,把這一味保留在餐枱上,據說只要去功德林,就能吃到林風眠醬油。吃素,在當下很流行,我的不少朋友都在吃素,尤其是愛麗的女朋友,也有的是半吃素。遠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中國,一時寺廟林立,佛教本和吃素沒有關係,釋

迦及其弟子,托鉢化緣,給什麼吃什麼,當然談不上吃素。

南北朝後期,漢傳佛教徒開始吃素,出現了寺院菜。素菜很快流入宮廷,原料和調料都名貴起來,宮廷素、寺院素、民間素,形成中國素菜三大派系。寺院素是全素,民間素是「以葷托素」,歷代帝王當然喜好後一種。兩者的焦點在雞蛋和蔥蒜上,民間也稱大五葷和小五葷。正統寺院派說,佛家把葱、蒜、韭、香菜、雲苔(油菜的一種)列為五葷,絕對禁食,堅決排斥雞蛋,而民間素認為,雞蛋食之無妨,最多就是排除受精蛋,稱之為素蛋,蠔豉、淡菜、海參、乳類皆可入菜。

兩派爭執不休,隨後出了一派仿葷菜,這個發展最快,最受歡迎。起源的一味菜,來自清人袁枚的《隨園食單雜菜單》,用山藥、腐皮做的「素燒鵝」。於是蜜汁火腿、紅燒肉、松子魚、八寶鴨、獅子頭、蟹黃白菜全來了,當然菜名前都要加個素字,比如全素八寶鴨。做素葷比真葷要麻煩,首先要形似,像素鯽魚,先要把冬筍剖成魚的樣子,在背上剖上十字花刀,再出水定形,下油鍋慢火炸,千萬不能炸散,不成魚形就全完了。

哪天一定要去功德林,驗證一下大畫家林風眠醬油,希望還在,不要像鏽記,孝順兒子甘健成曾為鏽記創始人老父親特製腐乳,但丟失後,那就絕跡了。



此山中 鄧達智

### 平安

前線攻略,願望;是青少年的專利。祈福是成年人,尤其過去為人父母者常見的行動……

隨年齡遞增,愈見簡約,漸進看透人情世態,卑微思念只餘:平安。

童年度歲,五花八門興高采烈揮春對聯堆積小山之中,必有不顯眼閒閒數字:平安大吉,平安是福。

明白不因一字「福」或「吉」,跌宕起伏久矣,連「吉」字、「福」字都覺奢侈,平安便好;其實「平安」,也已不易!

老早不年輕,說老大又未必,起碼老花眼與白髮都未至;傷懷不為自己,在下視死如歸之貼地水平:患癌施手術,拒絕通知家親,胡亂說個日子。當他們醒覺追問……手術老早做完。

至深的感傷來自同胞骨肉,分別在多倫多及倫敦看着我二姐三姐呼出最後一口氣,撒手塵寰;那是永遠心繫隨身的傷痛。

不同的同學朋友離去,餘下不同層次的追憶。

忽爾離世在過去數年,於朋友圈中未免太密。

身體健康出現狀況或經濟及心理方面導致皆全。

生意,事業現難關,尤其過去數年前先暴動,緊接沒完沒了的疫情,好些行業兵敗如山倒簡直國王令,面對絕境撐不過去,好幾位朋友自

己生命由自己決定,作古。

營商環境艱險難,不及心理狀況那更難跨越的絕望;一些朋友長期憂鬱不為人知,當大家恍然大悟,已然相聚在靈堂。

難過,連5年都沒有,不過4年間,好友,包括摯友,離世了6個;3人健康問題,3人自我了斷。都是學業、事業有成,甚至家庭幸福,說走便走,好個三更要命不得留人到五更!

好友大半年前突感不適,好運在第一時間入院求醫,原來心律不正。經歷手術矯正,留醫診治,現無大礙,朋輩始得鬆一口氣。

突然傳來少年同學,大半生摯友,突覺氣喘送院治理,始知心臟情況不妙,醫院方面及相熟醫生都認為危急。除了互尋治療資料,好友幾人集氣鼓勵同學切莫放棄,必須正視面對。

平安大吉呀,老友記;前面還有好長的路,讓我們要一起走下去!



少年同學/摯友病倒,別無所求,但求平安。 作者供圖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疫情下的信望愛

孩子們的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校長送給我們一本由老師和學生寫的書《疫情下的信望愛》,我迫不及待一晚就將它全部讀完。裏面講的是大家在這疫情下停課不停學,在身邊發生的事以及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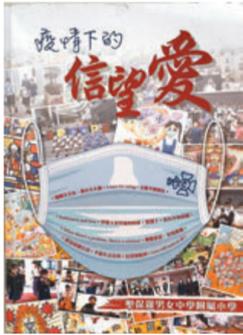
其中有一個學生寫到在街市口罩跌了,在那個一單難求的日子,旁邊一位素不相識的姐姐遞給她一個新口罩,令她非常感激。過了兩天在巴士上她看見一位大叔的口罩起了很多粒粒,她將兩個新口罩送給這位大叔,將愛傳遞給別人。

看到這裏讓我熱淚盈眶,另外想起沙士的時候孩子們正在聖保羅男女小學讀書,一開始也是買不到口罩,我到處找代理商或去外國訂,希望送給學校的老師和同學用,令他們減少被傳染的機會。當學校買到了還第一時間問我有沒有口罩用,在電話的另一邊平時極少流淚的我也忍不住流淚,這是感動的眼淚啊!

還記得小女兒上一年級的時候頭幾天總是哭,後來在她的日記

裏才知道她覺得學校的級級很高背着書包上去很害怕,但每次入到學校門口,老師總是笑容滿面溫柔地拖着她的手,沒過多久我發現學校組織的電影會,她在我旁邊坐着坐着就走了去坐在老師的膝頭上,去山頂百萬行或者其他活動,孩子們總是去拉着老師的手或衣服,才幾歲的孩子用他們最直接的方法表達對老師的喜愛。

小學五年班學校組織他們去外展訓練營,讓他們得到鍛煉,怎樣用團隊的力量去解決一個個難題……畢業十幾年了,孩子們已出來社會工作,他們和校長、老師、工友都保持聯絡,在聖保羅男女小學這個大家庭長大的孩子們最大的得着就是有謙卑和感恩的心,當他們見到老師和長輩的時候總是恭恭敬敬地鞠躬敬禮,出入門口、電梯,上車下車總是拉着門,生怕長輩被門夾到,是那樣的自然,沒有一絲的做作。在遇到困難和逆境時總是想辦法去克服它,對親人、朋友、或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總是自覺地去做,我真羨慕這些老師有這麼多的兒女,言傳身教將信、望、愛的理念讓這些學生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一生受益。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戴永夏

## 一隻青蛙的環保忠告

朋友,你看過某報上的一篇報道嗎?在北京某小區內,一個長期死寂的水塘忽然響起幾聲蛙鳴。在許多人欣喜於生態環境改善的同時,有人卻埋怨這「噪音」擾他清夢,於是打着手電到池中「捉兇」。

捉拿未果,又籲請物業人員將塘水放乾,徹底斷了青蛙的生路……

現在我告訴你們吧,我就是那塘中的一隻漏網青蛙。我的幾個同伴都被折磨致死,只有我被某動物保護組織救出,不但保住了小命,還學到一些知識,這才敢跟你們交談幾句。

現如今,你們人類的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對居住環境也提出更高要求,這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這種要求「高」得不切實際,「高」得敵友不分、是非莫辨,那就可能適得其反。

上面的例子,足為為證。

一些人高喊消除「噪音」,恐怕連「噪音」的概念也未必弄清。什麼是「噪音」?那不是在你們居住的鋼筋水泥世界裏,從各種發聲器裏發出的刺激耳膜、有害身體的聲音嗎?而鳥啼蟲鳴之聲,則是大自然的恩賜,是令人愉悅的「天籟」,對人有益無害。想想看,你們的老祖宗和現在的許多農民朋友,長期生活在有鳥語蛙鳴的地方,他們的生存環境不比你們喧囂的城市好得多嗎?他們中有多少人患過失眠症?

與此相反,罕聞鳥啼蛙鳴的城市醫院裏有那麼多求醫問診的頭痛失眠者,其中有幾人是蛙鳴所致?又有多少是鄉下來的農民大爺?

誠然,那些從未聽過蛙鳴的人忽聽我們叫了兩聲,或許會不太適應,這就像聽慣了機器轟鳴的人忽然來到寂靜的環境中反

而睡不着覺一樣,不過是暫時現象,適應一下就會好的,並非我們的過錯。實際上,作為捕食害蟲、保護莊稼的功臣,我們自古就得到你們祖先的愛護。他們把我們看作帶來福祉的「天使」,把蛙鳴視為報喜的信號。《舊唐書·五行志》裏就說:「古者以蛤為天使也,報福慶之事。」許多地方還有「立夏聽蛙,以下豐歉」、三月三日「卜蛙聲」的習俗。每到三月三日這天,人們根據我們的叫聲,來卜知這年的旱澇豐歉。我們叫得越歡,莊稼收成就越好,農民就越高興。

而在詩人筆下,我們的叫聲又成了美好的象徵:「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宋·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多美的豐收景象!「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宋·趙師秀《約客》)——多麼迷人的意境!「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弦。」(唐·賈弇:《狀江南·孟夏》)「稚圭偷鑿未精通,只把蛙聲鼓吹同。君聽月明人靜夜,肯饒天籟與松風。」(唐·吳融:《蛙聲》)——這又是多麼美妙動聽的仙樂!現在我實在不解,為什麼你們古人稱頌的「天籟」之聲,到了有些人耳朵裏就成了有害的「噪音」?

其實類似的遭遇,也不只我們「愛叫族」碰上。那些默默無語的大樹,也同樣難逃厄運。就在今年春上,山東省城濟南不是伐掉若干樹齡幾十年、正蓬勃生長着的大楊樹嗎?據說它們的罪證就是飛花飄絮,「污染」了環境,給人出行帶來不便。於是有關部門便「順應民意」,對成片的楊樹大開殺戒……其實,白楊飄絮,多弄飛花,這都是自然現象,對人並無大害。即使有人一時不適應,通過戴口罩等方式也可防範。它們的這點小弊,實難

掩其在綠化環境、調節氣候、淨化空氣、防風降塵、含蓄水分等方面的大功。就拿淨化空氣來說吧,一畝楊樹林每天能吸收67公斤二氧化碳,放出49公斤氧氣;一年可吸收各種灰塵22-60噸,一個月可吸收有毒氣體4公斤……你們城市的空氣污染那麼嚴重,多麼需要這樣的環保功臣啊!不僅如此,楊柳「飛絮」(古代楊柳不分),還是自然界之大美,許多詩人都為之傾倒。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就寫道:「輕盈袅娜佔年華,舞袖妝樓處處遮。春盡盡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宋代詞人賀鑄也吟出「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的佳句。曹雪芹還假史湘雲之筆讚美說:「豈是繡絨吐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鶯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別去!」

在詩人筆下,飛絮是春的使者,是美的化身,是苦苦挽留的濃濃春意!如今一些人不但對美視而不見,也全不念楊柳的環保之功,稍不合己意便格殺勿論,不知道是樹的不幸,還是你們人類的不幸?

聽我以上所言,有人也許要為之一辯:除樹伐樹的本意,也是為了「環保」啊!果真如此嗎?那我就再舉一例請教:當前汽車的氾濫,已給你們城市造成災難性污染,你們誰的胸腔裏每天不吸進幾升汽車製造的毒氣?可是你們卻對汽車愛暈有加,競相購求,不曾因污染而廢掉汽車。而對我等有利於環保的「弱勢群體」卻視若寇仇,不除不快。如此「環保」,究竟保的是什麼?不待我言人們也會自明。

最後,我還想以我的「井蛙之見」,斗膽向你們人類提點忠告:請珍惜大自然賜予的美好吧!如果根除了楊花柳絮,沒有了鳥啼蛙鳴,那你們人類也就沒有了詩意的春天!起碼,這春天是殘缺不全的。



作業簿 林作

### 全網新寵

亞視的薛影儀成為了最近的網民新寵。我自然也是狂熱分子之一,非常熱衷於每日跟蹤她的一舉一動,在她的粉絲專頁裏面和其他粉絲互動。

很多人不解。首先,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覺得她好「正」。這裏當然不是說她漂亮。她整個人就是讓人想笑而已。大部分人確實是在取笑她,而不是在喜歡她。大家只是喜歡取笑她而已。

好了,你會問,這樣子好嗎?取笑一個人當作娛樂,對嗎?這其實是欺凌嗎?當然,很多人最根本的問題是:「有什麼這麼好笑?」

我首先說明,她肯定不是什麼勵志的例子。有很多網民說支持她因為覺得她夠可愛、堅強、自信,我卻覺得這是自欺欺人——沒有其他人想成為她,她也並沒有在做到什麼成就。

她好笑的地方,在於夠膽衝出來而已。而她明顯是有一定的認知障礙,所以感受不到周圍的人對她的感覺。看她對於「東涌羅浩楷」Kristen的反

應,更能確定她有一定的心理問題。這是明顯的。

但既然選擇出來參加選美活動,然後決定簽約成為藝人,那麼,這就是她要接受的後果和壓力,無可厚非。

也是基於這個事實,我認為我們「崇拜」她,追隨她,毫無問題。我反而不太明白的,是為什麼她在熒幕上出現的時候,總是有種無奈感和不享受感。大家看不出來嗎?她似乎有股難言之隱,好像是其他人逼她做的。

這我相信也建議她要改掉。因為既然選擇了出來,那麼無論背後有多少人她要給面子,都要記住:你是個表演者了,那就享受取悅別人的工作吧。多少人根本不會有她的關注度和機會啊!

歷史上這種角色,比比皆是。當年的八兩金就是一個,宮雪花基本上也是。台灣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長青娛樂節目,多年來也是會不停推出這類角色。

薛影儀能紅多久呢?很難講,但她明顯不會是一個能讓人百看不厭的人。



●漂不漂亮真的是各花入各眼。



演藝蝶影 小蝶

### 觀眾的心最難測

早前我非常忙碌,忙於工作,也忙於生病和看醫生,亦忙於看奧運會。因此,我沒有時間乖乖地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劇集,如《刑偵日記》。

不知向來慣看無綫電視劇集的觀眾是否也如我一樣,在那段時間太忙了,所以令到《刑偵日記》竟然創下10.2點的歷年最低收視率。即使開劇那個星期的收視率已是最高,但也只有17.5點,與平均也有二三十點收視率、同是查案劇的《逆天奇案》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我真的不敢相信這個事實。

雖然我沒有坐下來認真地觀看《刑偵日記》,但問中總也看過一場戲。以創意來說,無綫甚少拍製這類劇集。雖然以精神分裂、多重人格為主角的劇集不是《刑偵日記》首創,但情節那麼複雜的卻並不多見。

以劇本而論,這是一個叫一眾編劇絞盡腦汁,白了少年頭才能寫成的劇。當中多少轉折、意料之外、奇情、伏線……都應該令這班幕後人員費盡心血才能「度」出來。即使一年「度」一個這類型的劇本,也會叫任何人吃不消。《刑偵日記》卻做了出來。

以風格而言,《刑偵日記》的氣氛那麼凝重沉鬱,懸疑驚悚,頗具電影風格,亦是無綫較為罕見的劇種。單是願意嘗試新劇種,已經值得欣賞。

以演技而論,多位飾演主角和重要角色的都是由向來被視為演技出眾、獲獎無數的演員飾演,包括「視帝」王浩信、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和「視后」惠英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姜皓文等鐵三角,也有王敏奕、陳煒等戲路多變的好戲之人。我相信他們為了演這一齣劇所作的準備和研究及肩負的精神和心理負擔,絕不會比他們獲獎的任何一個演出少,而他們亦沒有失準。

可是,收視率這張由觀眾派出來的成績表卻告訴大家他們並不愛看。

觀眾真奇怪,我們經常聽到他們批評無綫的劇集千篇一律,不思進取,不是爭產便是宮鬥,不是兄弟鬩牆便是紀律部隊查案(這是值得被批評的缺點)。好了,到了終於有創新的、肯挖空心思的、嚴肅認真的劇集出現,卻又給它一張不合格的成績表,怎不教一班幕後創作人氣餒和無所適從?

相反,請看《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即使

是喜鬧劇也應該認真地去創作喜鬧橋段吧?此劇的世界是一個平行時空,那兒沒有新冠肺炎,沒有人戴口罩,依然可以隨時旅行,好像是桃花源那樣美好。劇中發生的事情不會與社會有關,亦不會帶給觀眾任何訊息或觀眾思考,胡胡鬧鬧地上演一場又一場的奶茶裏的風波,拉扯20分鐘便完成任務。熊家的人坐在沙發上一人唸數句台詞便完成一場戲,不用出外景,不用捱更抵夜,不用鑽研角色,不用培養情緒。工作輕鬆,出鏡率高。誰加入了這個劇組,誰就是幸運兒。

怎麼觀眾不會罵此劇呢?怎麼此劇的收視率一直是三劇之首?怎麼無論另外二劇怎樣多變也無法超越此劇的收視?是否集體無意識作祟?還是觀眾嘴說一套,身體卻很誠實,根本就是喜歡看不用動腦筋的劇?這一直是我這名「電視精」心中的不解之謎。

我真的為《刑偵日記》和其他製作認真,希望能做出好戲出來的幕後製作人叫屈。

也許娛樂事業真是一門偏門的行業,並不是一份付出便有一分收穫。若你自問看不開的話,切記不要投身。因為運氣不在你那邊的話,到頭來只有氣死自己。